委员时间

我们的新年音乐会

叶小文

精彩阅读：

从延河边的《春节序曲》到伏尔塔瓦河畔的《自新大陆》，从上世纪50年代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组曲到本世纪初脍炙人口的《我和我的祖国》《长江之歌》，还有那清新脱俗、欢快明亮、如醉如痴的小提琴曲《新春乐》，中西合璧，金曲连绵，高潮迭起，令人神往。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全国人民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感召下，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的挑战，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将在讴歌新时代的乐声歌声中，迎接美好的未来。春节前夕，我将率领满天星业余交响乐团，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举行“音乐点亮人生，我和我的祖国——2023年新年音乐会”。

我们这个乐团的团员，都是业余的音乐爱好者，来自全国的各行各业。他们相同的志趣，就是爱乐。他们共同的追求，就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热爱音乐，让他们每个人获得了一种别样的人生。

这是满天星业余交响乐团成立10年来的第168场演出，也是乐团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进行的第22场演出。国家图书馆是国家总书库，馆内珍品如珠、文献如海，特别是有“赵城金藏”“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这四大专藏，不仅是国图的“镇馆之宝”，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奇瑰丽宝。我们在这里读书，我们在这里奏乐。

新年音乐会年年有，这个音乐会更非同一般。我们感慨万千：

新冠挡不住新年
春节又响起序曲
犹见多瑙河之波
回响那自新大陆
歌声常伴着书声
星光再闪耀国图
音乐能点亮人生
我热爱我的祖国

我们在国家图书馆演出的曲目，以《春节序曲》开场，从中可嗅到升腾的“烟火气”，可听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从延河边的《春节序曲》到伏尔塔瓦河畔的《自新大陆》，从上世纪50年代家喻户晓的《红色娘子军》组曲到本世纪初脍炙人口的《我和我的祖国》《长江之歌》，还有那清新脱俗、欢快明亮、如醉如痴的小提琴曲《新春乐》，中西合璧，金曲连绵，高潮迭起，令人神往。

在每年元旦前夕举行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当新年钟声敲响之际，一首大家熟悉的乐曲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响起，这就是被全世界公认的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的代表作《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我们也将在国家图书馆奏响这首乐曲，同一个世界，同一首歌！

万象更新又一春，
神州叱咤涌风云。
人民至上谋长远，
守正创新定乾坤。
风清气正人心聚，
脚踏实地伟业存。
满天星辰参北斗，
勠力同心铸国魂。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满天星业余交响乐团团长）

满天星业余交响乐团往年在国家图书馆的演出

圆明印象·皇家游礼文创设计展在京开幕

为传播圆明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圆明园文物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充分展示圆明园文创设计大赛成果，2022年12月30日至2023年1月28日，圆明园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展厅（东厅）举办圆明印象·皇家游礼文创设计展。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迸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未来，圆明园将以创建三山五园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为契机，结合自身特色定位，有效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文化资源，实现文创元素的创新性转化。利用数字、网络资源，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增进与社会公众的互动，为推动中华文化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灯下听松

春节琐忆（上）

陈应松

精彩阅读：

冬天太冷，人们需要希望和想象，来打发漫长的寒冷，迎来春节——即春天之始的节日，再想象春暖花开、阳光明媚。

在我们那儿，写对联有一种鸟形字，不用笔，用竹片沾着各色广告颜料，每个字由数只彩鸟、蝶组成。

陈应松

公安县地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的走廊，湘鄂边上，这里的民俗兼有湖南和湖北的特点。比方，看戏与听戏，公安县人都是湖南花鼓戏，而不是荆州花鼓戏，实实怪哉，过年的民俗也略与湖北不同。

春节我们叫过年。过年得忙年，忙年至少一个月，但一般到了冬至就开始杀年猪。就算忙年一个月，过了春节，还得请春客一个月。这么算来，春节大约是两个月的节日，够漫长了。在农耕时代，这种生活节奏是很吸引人的。何况，冬天太冷，人们需要希望和想象，来打发漫长的寒冷，迎来春节——即春天之始的节日，再想象春暖花开、阳光明媚。虽然，公安县在长江以南，但春节离春天依然遥不可及。

有一句旧时俗话说：“大人望种田，小伢望过年。”过年才有肉吃，才有新衣穿，才有钱花（压岁钱），才有鞭炮放，才能敞开肚皮吃饱饭。对于那时长期处于半饥半饱中的我们，过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很短暂，昙花一现。

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大都与鬼神有关，在喜好巫鬼的荆楚，春节是要与死去的祖先们一起过的。春节有一连串的祭祀活动，从大年三十吃年夜饭时给过世亲人烧纸、“叫饭”，到傍晚去给先人坟上送亮（上灯），到正月十五夜又给先人坟上挂灯，有一种想象先人的回家和参与。炽盛的巫风加深和渲染过年习俗的繁缛，也是呼唤人神同娱、三界同乐的一个借口。

在一本同治年间的《公安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以牲醴祀神，换桃符，写春帖，向晚祭墓，掰芦作栀子灯，插于先墓，野田荒冢，恍若灯市。爆竹之声。远近交应，通宵不寝，谓之守岁。元旦黎明，举家盛服祀先，择吉时开门，迎喜神，谓之出行。男女遂拜尊长，男人出拜族党，谓贺新年。”

印象中小时过年总是大雪纷飞，而且齐膝深的雪是寻常景色，这样的雪让过年变得年味十足。

所谓忙年一个月，即指进入农历腊月之后，过年的气氛就蠢蠢欲动了。杀猪声是属于别人家的，我家因为父母是裁缝，家里没人养猪，养过一年，杀的年猪很小，杀猪时会有羞愧之感，因为别人家的年猪膘肥体壮。但不管杀与不杀，家里总会有腊肉腊鱼晾在檐前。再穷的人家，腊月间也要弄两刀不论好坏的腊货装点门面。

干鱼是当时我们年前要干的活。“干”读一声，就是在一些野沟里，截一段，两头筑泥坝，将里面的水戽干，捞里面的鱼。筑坝的工具有戽斗和锹，用戽斗拢软泥，用锹挖硬泥。再加上一个水桶将水戽干。这得大半天，而且赤脚入水，冻得人双腿麻木。如果太冷，就会生一堆火，烤烤后再戽水。坝里面可能就几条小鱼，也可能有一两个甲鱼，一两条大黑鱼，还有鲩鱼和鳊鱼，但鲫鱼肯定不会少。反正，作为一个男孩，团年时桌上的鱼是要指望你的，还得弄些腌成腊鱼。我的记忆中，每年的冬天，我们都要到处找荒湖野塘干鱼，冻得不成人形。

还有，就是挖藕。因为藕要用来煨汤，用砂罐煨，一大罐骨头藕汤，可以吃半个月，也是家家必备的年节菜。藕从哪里来？自己挖。我家的周围有大面积水塘，都是野藕。但也有时有人管，不让挖。别人家养了鱼，要等鱼抓完后，不要这藕了。挖藕的工具跟干鱼一样，戽斗和锹。挖藕同样需要筑泥埂，然后戽水，找泥中藕芽，顺着挖下去。藕有深有浅，深的在硬泥里，会很吃力。赶藕，一根藕有的两米长，你要一锹锹挖，还怕挖坏了藕，淤泥进入藕孔，这藕就没用了，洗时费力。这样挖一锹必须用手抠藕沿两边的泥，全是十个手指特别是指甲的功劳。挖时不觉得，到了晚上睡觉，十个手指尖焦辣火疼，这种疼痛会持续一个星期以上。而挖藕难受的还有寒冷，一般是腊月二十后，天寒地冻，北风呼啸，有时还会大雪纷飞。但这都难不住为了过年的男人们，赤脚，上身穿旧棉袄，两个袖子下掉。烧一蓬火，跳下湖去就什么也不管了。像我这种瘦弱少年，一天也可以挖几十斤。

这些除了自己动手，其他的春节食物，也靠自力更生，没有上街花钱去买之说。

晒茗皮，先将茗（红薯）煮了捣成糊状薄薄地刮到被单上，划成小块状，上面可撒些芝麻，待晒干或晾干后剥下，以备腊月二十七炒茗皮。摊豆皮，豆皮是用米加荞麦磨成粉后蒸好，摊成薄块再切成丝，然后放在冬阳下晒干，成干豆丝后，可放很久。茗皮、豆皮摊晒在门口禾场，作为家底殷实的一种显示，是不能少的。但摊豆皮时，村里的邻居要参加，摊好的热豆皮，切成丝后，要让大家共享。炒热豆皮，里面加些大蒜，如果家里富裕，可放些肉丝。刚好杀了年猪，再摊豆皮，一定炒肉丝豆皮，一人一碗。摊好的豆皮会吃去一半，主人家会高兴。别人家摊豆皮，你也去吃，轮流坐庄。

打糍粑也是左邻右舍都要参与的事。打糍粑是用碓窝，将蒸好的糯米放入碓窝，两三人用木棍杵，杵得愈久愈细愈好吃。碓窝家家转，一天晚上要赶几个场子。有一年我家因未能借到碓窝，糯米又蒸熟了，没法，就想到用水缸代替。这水缸薄，必须小心翼翼，基本上不是杵，是搅拌。好在米蒸得烂，竟把糍粑“杵”好了。到最后收工之时，乐极生悲，一不小心，我把水缸杵破了，杵了个圆洞。后来这水缸用一个大盘子，糊了水泥补好，装水还是漏，只好做了米缸。杵好的糍粑未冷却时，就得切成块，等它变硬后，得放入水缸泡着。糍粑可用鸡蛋炒，可用豆皮一起煮，放点腊肉青菜最好。还有一种吃法，是在炭火盆里，用长火钳搁在火盆上，将糍粑烤着吃。糍粑遇火，会鼓起来，烤得焦黄之后，将鼓起的糍粑戳个洞，里面灌入白糖，这种糍粑外焦里嫩，香糯柔甜，热噜噜的，甚是好吃。

大约到了腊月二十，小镇上的文墨之人，就会摆出对联摊子，写着除旧迎新、春回大地、福满乾坤、人勤春早的对联来。在我们那儿，写对联有一种鸟形字，不用笔，用竹片沾着各色广告颜料，每个字由数只彩鸟、蝶组成。这种鸟形字写在蜡光纸上，是彩色，很好卖。如今，这种鸟形体对联没有失传，依然在公安乡间流行，竟然还有了印刷的鸟形字对联。

公安县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这一天，家家得扫堂尘灰。因过去是茅屋，家中烧柴，烟熏火燎，屋梁顶上伸出的稻草上会吊出一条条堂尘，越吊越长，随风摇曳。这一条条的堂尘，只有到了过小年这天才能扫，还要洗桌子板凳，为吃年夜饭作准备。一年的大清扫，大清洗，都在小年这天。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作家）

打糍粑

一言难忘

认识自己方能认识人生

朱永新

在我们考察“人文文化”这个词组时，应该注意从其人类学的含义上来理解“文化”一词：文化提供为人类生活确定方向和指引道路的知识、价值、象征。人文文化曾经和现在仍然是进入生活的预备教育，但今后应变得不再只是对于精英人物而是对所有人都是如此。文学、诗歌和电影应该看作主要不是进行语法的、句法的或符号学分析的对象，而是如同生活的学校。

——（法）埃德加·莫兰

为什么说人文文化是进入生活的预备教育，是一所真正的“生活的学校”呢？莫兰从四个方面讲述了文学、诗歌和电影等人文文化为什么是“生活的学校”的理由：第一，它是“语言的学校”“通过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揭示语言的所有特质和可能性，使得正在吸收这些财富的青少年能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充分地表达自己”，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能够丰富学生的语言，帮助他们发展沟通与表达能力。第二，它是“发现自我的学校”“青少年可以通过小说或影片中的人物的主观生活发现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通过帮助学生通过书中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来发现和体认“对他们的憧憬、他们的问题、他们的真情的揭示”。第三，它是“人类复杂性的学校”，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能够通过人物的内心世界，帮助学生认识人性的“深刻的不稳定性”以及“同一个人物有多重内心世界”。莫兰以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例，讲述了书中的人物“面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命运，被事件的激流卷走，这些事件可以使人们变成英雄、烈士、懦夫或刽子手”。第四，它是“人类的学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所见的形体上或精神上的悲惨现象几乎无动于衷，但是在阅读小说或观看电影时我们会感到同情、怜悯和天良发现”，也就是说，文学作品能够培养学生“对所有人类的痛苦的同情和真正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兰断言：“文学、诗歌、电影、心理学、哲学应该汇聚起来以变成理解的学校。”事实上，我们对于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认识，还停留在工具性的价值上，其对于真正的人的养成意义，远远还没有发现。

书籍在我们身上构成“对真情的经验”，提示我们在心中一向怀有不知道的、被掩蔽的、深刻的、未定型的真情并将之明确显示。这使我们获得双重的喜悦，因为我们在对一个外在于真情发现，又发现了我们自己的真情，这个外在的真情和我们的真情汇合、融为一体并变为我们的真相。

——（法）埃德加·莫兰

在论述“发现自我的学校”时，莫兰有上面这段关于书籍与阅读价值的论述，而且，他为这段文字加了一个有意思的注释。他写道：“愿读者允许我吐露关于书籍和生活的关系的心里话：我从未停止被生活推着走，但是书籍在我的生活中无时不在并影响着它。书籍总是激励、照亮、指引我的生活；反过来，我的生活永远保持为询问状态，它不停地求助于书籍。”莫兰深情地告诉我们，书籍在他自己的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断地激励、指引和照亮他的人生旅程。在遇到各种问题时，他总是不断地去求助于书籍，努力从书籍中寻找答案。书中的人物往往就是一面镜子，通过他们这些“外在的真情”，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自我，“发现了我们自己的真情”。同时，书中那些英雄人物，又成为我们生命的原型、人生的榜样。阅读，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学习自我批评构成了学习清醒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精神的反思能力使他能够自我双重化和考察他本身。这种能力被某些作者像蒙田和梅纳·德·比朗(Maine de Biran)卓绝地行使过，它应该在所有人那里被鼓励和激发。可能应该经常教导学生每个人怎样会产生欺骗自己的谎言。需要不断举例说明自我证明有理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诿过于人的倾向如何导致这种幻觉，筛选记忆时清除使我们难看的东西和美化对我们有利的东西的做法也促成了这一点（为了激励自己可能要每天写日记，在其中反思经历过的事件）。最后需要说明学习理解和学习清醒意识的过程不仅永远不会完结，而且应该不断地重新开始。

——（法）埃德加·莫兰

苏格拉底说，认识自己，方能认识人生。自我认识是诸种认识中最难的，正因为如此，莫兰把它称之为“对清醒意识的启蒙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他提出，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由大脑实行的重构性的对现实的翻译”，即对人们感知的世界进行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各级教育要让学生了解犯错误的原因，并且尽可能加以注意。如在小学阶段，不完善的知觉，或者是按惯例行事没有注意或注意不充分，或者是对一个被认为无足轻重的细节没有当心，或者是对一个不常见的因素作了仓促解释，特别是没有看到全景或者缺乏深思，等等。在中学阶段，则要热爱而是理解“合理化、缺乏经验基础的解释性逻辑系统、和努力把经验与和谐性结合起来的合理性”之间的对立。而在高等教育中，则应该讲述逻辑学的局限性和“一个不仅是批评的、而且是自我批评的合理性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自我反思与自我批评，应该是一个人学习清醒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莫兰提出，要让学生理解，每个人都有“自我证明有理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诿过于人的倾向”，在筛选记忆时，也都有“清除使我们难看的东西和美化对我们有利的东西的做法”，包括在写日记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如此做。所以，学会客观地认识与评价自己，是一个长期的、永无止境的修炼，也是教育工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